

《绿皮书》里的司机托尼是个粗犷的人，基本是跟浪漫啊、艺术气质啊之类的词，无法联系到一起的。却在钢琴家兼老板谢利的指导下，从一个像写“勒索信”的人，突飞猛进，迅速得道出师，成了写信高手。从家长里短，到优雅而得体地赞美妻子德洛丽丝：“有时候你让我想到一栋房子，一栋有着漂亮灯的房子，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开心……”

这样文学地表述，是把一封家书写成散文的模样。我想起了我的通信时代。敏是我的同学也是舍友，毕业后，敏去了福州的一家造船厂，我则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。分开后，通信成了我们彼此间最主要的联系方式。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，我伏在书桌上——写信，展开信纸，在第一行写一个“敏”字，打冒号——

开头总是千篇一律，“见信如晤”。有区别的不过是“我今天加班做财务报表”或“现在电脑录入做账，工作量减轻了许多”。接着，交代近况，看了什么书、电影、公司福利、老板

吝嗒、和同事相处、有什么新鲜想法，等等。我的信相对简单些，“届时”“有朝一日”“总会实现的”“等我们……”频繁出现在我们往来的信件中，与其说是鼓励敏，不如说是鼓励自己。

空闲时间，我喜欢看敏写的信，我们之间总有那么多的默契，她的文笔很好，每次看她跟我回信，都有种在读散文的感觉。她的信读来有一种美。

敏刚来福州。我写信给她：“朝夕相处了三年，真舍不得你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方上班。”敏回信：“吃再多的散伙饭，最后也还是要告别，想问你过得好不好，又很怕听到你说‘不咋的’……世界大，生命长，不只与你分享，林夕歌词不是也写得这样浅白。”

有时候，困扰于千篇一律的工作，职场上跟同事间勾心斗角的事，跟敏写信诉说。敏回信：“看透未来的时候，就努力做好现在吧。职场生涯你总会有不顺，甚至会遇到

小时候常在河边看一些玩伴比赛“躲闷子”——屏住呼吸，比谁在水里待的时间长，其实这是一种潜水动作，但它也曾是一种劳动方式：270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在海底采珍珠的“潜水员”；日本的采珠女叫“海女”，现在由于珍珠的人工培育，已经不需要潜水采珠了，不过作为旅游节目的“海女采珠”仍能在日本看到。而不用呼吸装置的“自由潜水”已发展成一种体育运动，水深的世界纪录已超过100米。

从事潜水员职业的人，如今是非常受人尊重的，因为他们所操的工作被称为“世上最艰苦的职业”。深海石油开采、钻探岛的建设及底部管道的敷设、改善焊缝或其他维修工作的要求，都需要长时间的潜水作业，这就带来了好几个问题。首先是呼吸问题。由于潜水深度增加而造成压力增大，空气中的氮气会渗透到潜水员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里，从而造成所谓的“氮麻醉”，所以通常改成水肺（一种装着氮和氧的混合气体的气瓶，因为氮的麻醉效应小于氧）潜水。

另一个问题是减压病。正常的大气压是1个巴（冲了气的汽车轮胎有2.7个巴）。而潜水时，深度每增加10米，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，于是，血液溶解空气的能力也增加；如果他们从深海回到海面时的卸压太快，则溶解在血液和身体组织里的气体会形成小气泡，从而阻碍血液流动，重者会导致生命危险。因此，潜水员在完成任务后，必须在减压舱里慢慢减压，实现压力平衡，所耗的时间往往超过实际工作的时间。

为了减少压力平衡时间，人们发明了“饱和潜水法”。先让潜水员在舱内加压，使体内的气体完全饱和，这样就可以在深水高压下工作很长时间，作业任务完成后就可一次性减压出水，这是因为在高压下待到一定时间，人体血液和组织里渗入的气体便达到饱和，气体含量就不会改变。

随着石油工业和天然气工业的大力开发，眼下全世界认为饱和潜水是所有艰苦和危险职业之最，只有很少量的人在从事这类工作，他们经常必须在高压下待上几十天，承受好几十个巴的大气压，在高压下，人会觉得自己的骨头和骨头都在挤碰。由于一个作业任务经常要分成多个工序，在工序和工序之间的非作业时间就只能回到窄小的生活舱——往往用一艘专门的船中某个舱室或某个压力容器，呆在舱内既拥挤又难受，吃饭也有不少限制，一般不能吃太硬的食物（以免损坏牙齿），也不能吃有异味或容易引起放屁的食物；如厕和洗澡前都要报告，由地面监控人员指挥行事。生活舱内保持着38℃的温度，潜水员穿短袖衬衣，下水作业换成“热水服”，以保持正常体温。尽管如此，中国的12名潜水员在南海超百米深水中曾创造了连续生活390小时、工作126小时的海底油管更换纪录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为了可持续地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和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，深海潜水（尤其是饱和潜水）永远凯歌高奏，后继有人。

再苦不过饱和潜水

陈钰鹏

几个让你感叹世道艰难的坏人，但只有时间是你自己的。握紧自己的时间，它是你对抗一切的武器。我在工作即使再怎么忙，闲暇时间也不忘看书，对文字依然熟练，未曾荒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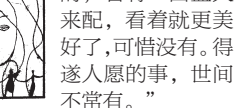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各地雨水颇大那阵子，我写信问敏，在福州有没有受影响呀？让她出门要小心。她如此回信：“今天早上道路积水了，到公司的时候，淋得个落汤鸡，早上听广播，说学校都放假了。这几天的天空像是疯了一样地下着雨。坐在二楼靠窗的办公室，放眼望去，可见一簇簇夜来香挤挤挨挨的，三角梅、炮仗花开得正艳，此时，若有一面蓝天来配，看着就更更好了，可惜没有。得遂人愿的事，世间不常有。”

敏上班的第三年就谈恋爱了，男朋友是同单位的，外省人，敏的父母希望她找个闽南人，她妈妈让我也帮忙劝劝敏，我写信去劝敏。她回信：“……记得老舍的《二马》里有这么一句英谚：爱狗爱花爱小孩，就是好丈夫。小狗要遛弯剪毛教大小便，要大花心毛簪育的，他能把那只毛茸茸的小玩意，萌而软的小身体养得那么好，证明这个人是有爱的。”

后面也证实敏的选择是正确的。结婚后，两人就在福州买房安家，生一女儿，生活过得活色生香。

那些年，我和敏在纷飞的书信中，曾扎扎实实为我们彼此传递了快乐，消弭了对生活的抱怨，在纸端消磨过、享受过的美好时光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。我能感受到信件中那些抒写亲人之思、青春励志的胸臆、幻想、落寞、辗转难寐的故事，想象着隐藏在书信背后那张青春的脸庞。

把书信当成散文写，也浸润着我，让我的文艺气质也爆棚了。至少我现在在用微信，也只关注美景、美文或者音乐。



春节回乡，一家人呼啦啦回到家中。大哥一直在乡下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，我们远在上海，一年里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一次。为了感激大哥，我们回家后，便要大哥“全天候”休息，我和妻子来操持春节的一切事情。

回到乡下，自然要吃柴火饭。乡下的薪柴随处可见，光是枯枝败叶就取之不尽。灶还是土灶，锅还是老锅——生铁浇铸的铁锅，还是我当年从供销社买回来的，怕得有三十年了吧？这种锅烧饭不糊，炒菜不焦。柴火饭好吃，最香莫过于锅巴。饭烧好了，我和儿子用锅铲争抢锅巴，不想用力一铲，咔嚓一下，将铁锅弄出了一个黄豆大的窟窿，我一下傻了眼。大哥在一旁笑着说，这铁锅可是好几十年的老铁锅，怎么经得起这么猛力的鼓捣？儿子说，那赶快再去买一口。大哥说，现在乡下哪还有这种铁锅买哟。

那怎么办？只能请补锅匠补锅了。补锅？大哥说，三十年前还有串门的补锅匠，现在去哪？

我忽然想起邻近屋场的补锅匠。当年我当村委会主任的时候，和他比较

熟悉。去试试看。

补锅匠年近70，正在门口晒太阳。老朋友相见，自然热情，闲聊一会，补锅匠让我等着，自己去阁楼翻寻工具去了，好大会，终于将工具找了出来：炉灶，风箱，一只泥巴做的坩埚和小工具若干。炉灶和风箱已经破旧，上面布满灰尘。他试了试，有些兴奋地说，想不到30年了，这劳什子居然能用！

炉子支在门前的树下，生火，加炭，调整风箱。重启炉灶补旧锅。好几十年没有看到过补锅了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不知道是咋回事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是就有人开玩笑说：“补锅匠，当年你儿子把你的家什都丢后山沟里去了，怎么现在还在你手上？”

补锅匠笑着说：“趁着天黑，悄悄捡回来的呗。”

众人又笑，问：“30年没做过手艺，只怕手艺都丢到九州外国去了吧？”

补锅匠乜了一眼，没答话，眼里充满了自信。

炉火冒着青烟，渐渐燃烧了起来。“开炉啰——！”补锅匠高声叫着，拿出一个陀螺似的坩埚，将它埋在炭火中，又找出几块碎铁片扔进坩埚内。我赶紧

节日里要做点好菜，做菜有时要看菜谱。中式菜谱里常有“葱姜少许”、“油盐适量”等字眼，有的老外会犯难：少许到底是多少？怎么才叫适量？而会烧中国菜的人明白：这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模糊哲学。

在我们古琴的琴谱里有类似的表述动作。早期的古琴谱用文字来描述动作，叫文字谱，后来有人发明了“减字谱”，以汉字的偏旁部首加弦名、徽位合成一体，表示左右手的各种指法，省去许多文字、减去部分笔画，却能让人更为迅速地明白。当然，对不懂琴的人来说，它也许像天书或某种密码。《红楼梦》八十六回中宝玉去潇湘馆探望黛玉，见黛玉所看书上的字自己一个也不认得，有的像“芍”，有的像“芒”，也有“大”旁一个“九”字又加上一勾，中间还添个“五”字，也有上头“五”字、“六”字又添个“木”字，底下又是一个“五”字……说的便是减字谱，会弹古琴的林妹妹接下来给宝宝哥上了一堂古琴普及课。电影《笑傲江湖》中，至高的武林秘籍也借用了极具神秘感

雅玩



补锅记

肖磊

补锅匠年近70，正在门口晒太阳。老朋友相见，自然热情，闲聊一会，补锅匠让我等着，自己去阁楼翻寻工具去了，好大会，终于将工具找了出来：炉灶，风箱，一只泥巴做的坩埚和小工具若干。炉灶和风箱已经破旧，上面布满灰尘。他试了试，有些兴奋地说，想不到30年了，这劳什子居然能用！

炉子支在门前的树下，生火，加炭，调整风箱。重启炉灶补旧锅。好几十年没有看到过补锅了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不知道是咋回事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是就有人开玩笑说：“补锅匠，当年你儿子把你的家什都丢后山沟里去了，怎么现在还在你手上？”

补锅匠笑着说：“趁着天黑，悄悄捡回来的呗。”

众人又笑，问：“30年没做过手艺，只怕手艺都丢到九州外国去了吧？”

补锅匠乜了一眼，没答话，眼里充满了自信。

炉火冒着青烟，渐渐燃烧了起来。“开炉啰——！”补锅匠高声叫着，拿出一个陀螺似的坩埚，将它埋在炭火中，又找出几块碎铁片扔进坩埚内。我赶紧

就像做红烧肉，该放水还是放酒？放多少？放哪些调料、用多大火力？烧多少时间？没有硬性规定，可以因人而异，于是中国大地上有湖南毛家红烧肉、杭帮东坡红烧肉，有无锡酱排骨式的，有苏州南乳汁味儿的，有上海浓油赤酱还加虎皮蛋的种种，家家户户亦各有自己独特的家传味道，而万变不离其宗的，是入口叫绝的好滋味。

当然，中国人善于留白，何止是菜谱与琴谱？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不能涵盖万物，却总结出其共同规律；草书一笔连带数笔，在是与不是之间让人赞叹；水墨写意在似与不似之中，比实物更加传神；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”绝非七八个、两三点、“载不动，许多愁”，愁已物化，多少自知……

每每翻阅琴谱，看到那些古拙而意味深长的字符，都会不由得会心一笑，没有说的不代表没有，因为懂得的自会懂得，遵守的自然遵守；给予自由让人学会自律，留下空白是为了留下创造的空间，我们老祖宗的模糊哲学是很有道理的哦。

红烧肉与减字谱

张艳阳

古琴是弦乐，音高是由琴面上的十三个徽（标记点）加以区分的。早期减字谱记谱简单，叫简略记谱法，比如琴谱上的四五、七八、八九分别指四五徽间、七八徽间、八九徽间，但两徽间有一段距离，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呢？没有细说。此外还有像“近七”是指靠近七徽；“八上”是指八徽（朝右）上去一点儿，但怎样地靠近？又上去多少一点儿？也没说。直到清初《大还阁琴谱》后，简略记谱法基本为徽分记谱法所取代，音高明确到了几徽几分，好比是告诉你烧菜的时候该放几两、几钱油和盐。但减字谱记录的一直只有指法并无节奏等要素，由谱成曲，必须经过打谱这一再创造的过程。同一首琴曲通过不同人的打谱和演奏，呈现出不同的韵味儿，其间差别有大有小，从中可以听出年代感和地域感，更可以听到各人的学识与修养。

楼道门口一只旧床垫放了好久，问物业为什么不及时处理掉？他们回复说实施垃圾分类处理后，清理这类垃圾会增加费用，想让丢弃的人承担这笔费用，从监控里看到是一个女性扔的，但一个星期里询问了楼号里几乎所有女性没有人认弃，只能拖着。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7月1日就要正式实施了，实施的过程中肯定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。对物业从业者来说，在实际操作中都有垃圾分类后增加清运费用的担心：原先一次清运的垃圾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，细分后就增加清运次数，清运费也随之递增，因为即使很少量的垃圾也是按一个单位标准收取费用的，这对许多物业公司来说“不划算”。

这种担心存在于不同性质的物业：以餐厨垃圾为主的居住小区，床垫属于“小众”垃圾；办公楼宇外卖产生的残羹剩饭，不应混在一般垃圾，但分开归置一天下来可能也就一个马甲袋的量，同属“小众”垃圾。如果让丢弃者承担处理费用，势必会出现文章开头的情况，久拖不决，产生“存量”垃圾；假如让物业承担费用，资金上又捉襟见肘，而对大多数老旧小区来说困难更多。

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配套规定，对于“小众”垃圾的处理给予政策帮助，在清运的方式和频次上打破目前以一个标准单位的方式，鼓励清运企业和物业之间协商，采用更灵活便捷的按清运量逐收，提倡物业公司之间整合“小众”垃圾，请清运公司“打包”收取；或者“小众”垃圾的处理交主管部门作为精细服务的内容，根据辖区内的实际需求，补贴清运费用统一处理等。这将是件实实在在减轻物业管理单位负担的好事。

去拉风箱，这时候，一位60多岁的老嫖抢先一步，抓到了风箱柄。我一愣，原来是补锅匠的堂客。

补锅匠的堂客曾经是花鼓戏《补锅》里的兰英妹子。《补锅》在三四十年前因为李谷一在剧中扮演兰英而风靡一时。补锅匠和他堂客当年都是乡里业余剧团演员，那时候他们还不是夫妻，那时兰英，补锅匠演小聪，他俩联袂演出的《补锅》场场爆满，甚至还进省参加汇演。剧团后来解散，兰英和小聪就结为夫妻。

“兰英”手扶风箱，蹁跹起舞兰花指，清清嗓子，忽然就唱起来：

手拉风箱呼呼的响，炉火烧得红旺旺……

声音清脆嘹亮，立刻获得满堂掌声，人们鼓动补锅匠，来一个！来一个！补锅匠看到堂客开了场，喉咙早就痒痒了，扯开

嗓子接着唱：

女婿来补锅，瞒了丈母娘……

炉火正旺，泥色的坩埚烧得通红，犹如一只金色的坛子。铁水在坩埚内沸腾。补锅匠忽然一脸严肃，整个心思又回到了他的手艺上。只见他拿过锅子，用尖嘴锤子敲掉漏洞边缘的杂质，左手托着一块厚厚的毡布伸到漏洞下，右手操起一把小勺子，快速地从坩埚里盛上一勺铁水，如闪电般倒进漏洞处，又闪电般地拿起一个厚厚的墩布，用力往铁水上压，“嗤！”的一声，锅里冒出一股青烟，瞬间就将补锅匠笼罩在缭绕的烟雾之中。

待青烟散尽，只见补锅匠的脸颊已蒙上了一层黑色的烟尘。补锅匠将铁锅递给我，我接过来一看，只见原来的破洞上，铆上了一块补巴。补巴光滑平整，用手摩挲，如抚搪瓷。几个年老的长者凑过来摸了摸，又用指头弹了弹锅沿，侧耳听了听，伸出大拇指夸赞道，到底是补锅的里手，姜还是老的辣！

炉火依旧在熊熊燃烧，补锅匠吆喝道：“谁家还有破锅烂锅坛坛楼楼么——免费补锅！”

叫了半天，没人回家。谁家还用那种生铁浇铸的铁锅呢？补锅匠似乎有些落寞，坐在炉边发了一会呆，炉子火的火依然红着，他堂客唱着戏，风箱被她拉得呼啦啦山响。补锅匠望着堂客，忽然噗嗤一笑，就像一个破涕为笑的小伢，他操起补锅的家什，和着堂客唱起来：

烧熔铁水来补锅，小聪我心里笑呵呵，……

七夕会

就像做红烧肉，该放水还是放酒？放多少？放哪些调料、用多大火力？烧多少时间？没有硬性规定，可以因人而异，于是中国大地上有湖南毛家红烧肉、杭帮东坡红烧肉，有无锡酱排骨式的，有苏州南乳汁味儿的，有上海浓油赤酱还加虎皮蛋的种种，家家户户亦各有自己独特的家传味道，而万变不离其宗的，是入口叫绝的好滋味。

当然，中国人善于留白，何止是菜谱与琴谱？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不能涵盖万物，却总结出其共同规律；草书一笔连带数笔，在是与不是之间让人赞叹；水墨写意在似与不似之中，比实物更加传神；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”绝非七八个、两三点、“载不动，许多愁”，愁已物化，多少自知……

每每翻阅琴谱，看到那些古拙而意味深长的字符，都会不由得会心一笑，没有说的不代表没有，因为懂得的自会懂得，遵守的自然遵守；给予自由让人学会自律，留下空白是为了留下创造的空间，我们老祖宗的模糊哲学是很有道理的哦。

